

追念主恩

程嘉禾著

2009年3月于美國夏威夷

目錄

章節	頁數
前言	1
一、 家庭身世	2
二、 求學時代	3
三、 信仰歷程	6
四、 神學造就	7
五、 工場預備	9
六、 主賜婚姻	9
七、 經歷水火	10
八、 苦盡甘來	18
九、 浙江傳道	20
十、 出國過程	23
十一、 來到美國	27
十二、 牧會十年	30
十三、 快樂假期	32
十四、 退休前後	32
十五、 總結感言	34

前言

“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詩 90:12）

深感自己日子不多，應當及時回憶我八十六年來所蒙主的厚恩。每次回想過去，心中充滿感謝、稱頌。天上父神也切盼我們的下一代能認識主恩的豐盛永恆、浩大奧秘。

十多年前，已有主內肢體促我寫個人蒙恩經歷，可就是沒有寫，實在虧欠主，也虧欠弟兄姐妹，原因是忽略。

保羅在“林後 6：12”中教導我們：“不可徒受祂的恩典，因為祂說：在悅納的時候，我應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現在正是悅納的時候；現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這次，終於立定心意，效法“彼前 5：12”的話：“證明這恩是神的真恩，你們務要在這恩上站立得住”，迴首過去的日子，寫下《追念主恩》。但由於思維老化和健忘，竭盡全力，僅兩萬幾千字，只能說出神在我生命中恩典的千萬分之一。人微言輕，不過是讓這將殘的燈火發出一點小小的火花，求主悅納。

本書稿件的整理和中文電腦打字，程師母和程星付出不少時間精力。求主紀念、祝福他們。

程嘉禾

2009 年 3 月於美國夏威夷

一、家庭身世

我的祖父是清末的一個考官，是考秀才的主考官。我出生時，祖父已過世，我就深得祖母的寵愛。記得祖母給我們這些孫子們常看看祖父當年的紅頂帽子和禮袍。

應該說我的出生是書香門第，所以從小就自以為高人一等。到了上學年齡，家裡沒有給我進當時的小學，而是請一個老師(老秀才)在家塾裡教讀《詩經》、《倫語》等四書五經。只知道每天要背書，不知裡面的意思是什麼。印象比較深的是背曾國藩家書：《曾文正公家書》。天天就是讀背。當然也練習一些書法。什麼顏、柳、歐、蘇等書法家的字，我都練過。

我父親有四個兄弟，他是第三。我是屬於三房的大兒子。因大房二房無子、三房的大公子就是屬於長孫了，從小就享受十分优厚的待遇。父親家有四個佣人，有一個是專門照管我的佣人。父親的四個兄弟，同住在浙江紹興馬鞍鎮。他們都各有自己的住宅，每年各種節期都有專門的船只接來接去聚餐，還請廚師為我們燒菜肴。

我記得父親把每次吃過的菜都記下來，有一大本。他也喜歡喝酒，每年至少要做三大缸酒(很大的七石缸)。所以我從小就會喝酒，酒量也很大。過年過節敬神祭祖、生日等都要喝酒(這事直到我念高中二年級時才戒除)。我母親歡喜打麻將，當時我也跟著學，漸漸地也歡喜此事，而且連日連夜地打牌。這些不良嗜好，早在年少時就染上了，根深蒂固。若不是後來主的救恩，一輩子也拔不出來。

我父親是一位好好先生，從來不與人爭吵，我很少看到他發脾氣，是忠厚老實人。農戶繳不上租或缺斤少兩，也就算了，認為吃虧就是便宜。母親倒會發火罵我們小孩子的。

我們共有五個兄弟一個妹妹。老二、老三和妹妹都在童年時去世了。只

剩下我和老四、老五。程家在當地雖不能算最富有，卻也是屬於第三、四等富有。“土改”時我們被划為“破落地主”。所以我的出身是不太富有的地主。

我從小體弱多病，又是長子（我母親是續弦、父親的前妻沒有生育），所以父母對我特別寵愛。女傭也總是抱著我、防我跌倒，使我到六歲才會自己走路。讀初小一年級時，不但每天有女傭接送，而且午飯也是家裡燒好送到學校給我吃的。總是吃當時最貴的火腿燉雞、清蒸魚片等等。若發現什麼時候胃口不好、就立即請假不去學校、求醫診治。

我父親不僅有田租可收，還在本鎮開一米店，又開一燒鹽廠用海水燒鹽，運到浙江衢州自己開的鹽店銷售，這樣的利潤是很高的。在抗日戰爭時，我們全家逃往衢州避難。我到了那裡，仍是生活充裕，享受小老闆的待遇。也親眼看到很多缺鹽的平民，紛紛拿米來換鹽回去。記得我還有幾次幫他們在掌櫃面前說好話，使其中有的人避免排隊，提早換鹽回去，他們很表感激。

二、求學時代

因著新學制的漸得人心，父母就把我送到本村第一所小學，我走不動，專僱船送去，也有時有人背著我或抱著去。這其間也常常請假，休息玩玩。初小念完，再念高小。在本村高小畢業，家裡十分高興。父親更是歡喜，少不了就請一批親友來我家一起吃一桌筵席，由本家的掌廚燒菜。大家當然要稱讚一番，助長我的驕傲心理。

因為本村沒有中學，必須把我送到縣城（離家 40 里左右）去念書。當時紹興縣城有四所中學。其中只有一所有高中，是私立的，叫稽山中學。校長徐伯堂，是留美的。另外三所只有初中，它們是省立五中、越材中學（浸信會辦的）和承天中學（聖公會辦的）。

我首先是進省立五中，那是當時最好的學校。一般不容易考上，我卻考上了。父親非常歡喜。我就住宿在學校，每周日才能回家來。五中校長是留

學日本的，學校制度非常嚴格。一切作息制度、上課表現都要求很嚴。比如每日三次吃飯，都要按時進食堂。八人一桌，按口令開始一齊吃。不准有人講話，不准有人喜笑，也不准評論飯菜好壞。

記得我有幾次講話，沈校長馬上過來禁止。至于作息活動，全是集體一律，不能有個人的自由活動。這樣的學習生活，我實在受不了。所以不久就申請退學，等下學期再考另外三所中學。打聽結果，還是承天中學較合適。這一切實在是主早有安排，要使我成為他的兒女。該校馮校長是比較虔誠的基督徒，教師中也有外國宣教師。

給我印象很深的是初二、三時一位教英文的貝教師(Mr. Bird)和一位中國女教師：宋教師(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她常帶領少數同學去她房裡禱告、談道。我第一次開口禱告，是在她房裡跪著禱告。同學們都很敬愛她，我當然也不例外。承天中學生活比較自由，伙食也比省立五中好得多。只是每天有“早會”。全校師生必須參加。時間不長，半小時多。聽講基督教道理，同學們嘻嘻哈哈也不專心。

影響我思想、信仰的是一位叫徐保羅的傳道人。他在“早會”裡連著講了一周。他自己原來不但是一位非常熱心的佛教徒、還是佛教領袖，是安徽台泉寺住持方丈，又被提升為法師，叫宗麟法師，又是世界佛學會的副總干事。後來，他成為基督徒，奉獻自己，專門到各處佈道，成立一個佈道團，還開戒吃葷，結婚，帶著妻子一同佈道。

他還對我們講解佛教的心經與聖經的比較，震動了不少同學。許多人因而信了主，我也因此決心歸主。每主日到本城觀音橋聖公會的教堂禮拜，認識了那裡的章道生牧師。後來，就在校教堂裡與 12 個同學一同受洗。有一件事不能忘記：在我受洗那天，那位英文教師貝先生，一直跪在地上為我們禱告。當時不明白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後來懂得，原來是主的愛充滿了他，使他深愛我們。

初中三年很快過去了，想到杭州念高中。但當時杭州已被日軍佔領，我們稱之為淪陷區。不能去，也不想去。於是就讀本省永康縣樹範高中。該校校長胡建中，是東南日報社長，愛國人士。他把原來在杭州的樹範高級中學

遷到永康來，繼續開辦。校舍簡陋，是借當地的大祠堂改建。學生宿舍全是雙層床。學校注重體育。我的身體從而得到鍛煉變得強壯。有一位教數學的梁老師，很有教育經驗，使我們在數學上提高很多。

當時我父母已逃難到浙江衢州。家庭經濟斷絕，也不能通信，就開始做流亡學生。每月領救濟金生活。不久日軍又渡過錢塘江往浙東內地侵犯。我們學校又必須遷往浙南山地龍泉縣。記得每人只准帶一件小行李，配一部小車，幾個學生輪流拉。離開永康徒步翻山越嶺，往南前進。我們除了自己的行李，還要幫學校拉裝教具器材的車子前行。途中隨時要躲避日軍的空襲。常是早出晚行，十分艱苦。這裡只說二件事：

1. 我們在路上沒有休息，弄得精疲力盡，很多人就感冒發熱。領導命令在一荒蕪祠堂裡休整幾天。校長妻子燒了幾大鍋薑湯驅寒退熱，又給每人天天喝濃粥湯解渴補力。校方的關愛，實際上是我主耶穌在保護拯救我。那時我也不時呼叫天父的拯救。

2. 我因體力不支，與大隊脫離了，也就是掉隊了。只剩下一位名叫張振維的同學陪我同行。我爬上一座高山頂峰，實在跑不動了，又發熱了。這時發現正好有家小客棧，主人已逃走，我們就在他的樓上休息。日軍的炮聲也時有聽到。我勸張振維自己逃，不要陪我了。但他堅決不肯。忽聽到樓下有人喊叫。他下去一看，原來是一名被日軍沖散，單獨跑上山來的軍醫。張就把我的病情告訴他。他就上樓從背包裡拿出一包奎寧給我服下去，自己就很快跑了，並說日軍很快就會沖上來的。張就扶我下樓，背著我離開那裡。不久，我們回頭一看，山上的小客棧已被日軍大炮燒掉了。我當時滿心快慰。這是全能的主，在我危難中成了我隨時的拯救。不然，那有我蒙福的今天。

後來好不容易到龍泉找到本校，繼續完成學業。中學畢業后，想升大學，當時只有兩條路，一是到上海淪陷區，一是到四川內地去讀大學。但這兩條路，當時的我都無辦法，祇得先到衢州找父母，因已失散幾年了。誰知到了衢州，父母和弟弟們已回紹興本地了。我在衢州住了幾天後，只得回到紹興。

當時因躲避日軍的衝擊和國軍的拉夫，一個人從一個縣一個縣的偏僻地區走回到紹興馬鞍本村。當我見到祖母時，她以為是一個年輕叫化子來了。衣衫襤褸，鞋破無襪，蓬頭垢臉，把她嚇出了一場大病。她立刻叫我洗臉換衣，休息一下再說。為什麼我先去看祖母呢？因我回到本村，我家房子已被掛上了“日偽維持會”的牌子。不但不敢進去，也不敢詢問。所以先去看祖母，從而得知父母已搬到別處住了。父母也以為我在逃難時已去世。所以當我見到他們時，他們簡直不能相信我還能活著回家。一家人喜出望外，只有禱告感恩。但我一心要想讀大學，又苦想無法，非常痛苦。常常整夜不眠，幾乎生憂鬱症。到了主日，就去一小禮拜堂禮拜。

三、信仰歷程

本村小教堂屬浸禮會，有一傳道人翁家康夫婦和女兒三個人住在堂內(洗禮、聖餐、另有牧師來主持的)。他們看到我每主日雖去禮拜，但終日愁眉苦臉，悶悶不樂，所以就常在晚上來我家與我談道。我將心事向他們透露，即一心想升大學，又不可能，常常失眠，十分痛苦。他們一面勸我順服主的安排，並為我的病切切禱告。也勸我做傳道服事教會，並介紹我去城內找張瞳昶牧師談談。

我到了城裏，見到張牧師和張師母。他們夫妻二人熱誠招待我，並留我住在他們那裡，協助傳道。當時內地會信徒貧苦，奉獻很少。他們生活十分艱苦，我怎能長住在那裡。我認為必須自己有一職業，才能正式傳道。為此他們介紹我認識陳美珍醫師。蒙她幫助，我就住在她家。上午與她同去診所學醫，下午去內地會傳道。陳醫生有一女傭叫孫媽。她很忠心也很熱心。我每日三餐都由孫媽安排料理。陳醫生住一座二層樓的洋房，房間很多，給我一房一廳，十分寬敞。

我每日早晚讀經祈禱，有足夠的時間與主相交。有時也與陳醫生在晚飯後一同讚美禱告。記得她時常喜歡唱詩歌 412 首：

我對撒但總是說“不”，我對父神就說“是”
好叫我主所有部署，全得成功不受阻。

當我這樣聽主號令，求主賜給我權柄，
使我滿有能力聖靈，成功主永遠命令。

現在，我知道這是信徒在屬靈爭戰時該有的態度和心志。

又有一件大事也是在陳醫生處解決的，那是關於我蒙召的問題。由于我想作傳道，內地會張牧師夫婦一直勸我要清楚蒙召(主的呼召)，否則千萬不能憑自己的熱心出來傳道。特別是撇下一切，專職傳道，務要特別謹慎。為此我常為此事懇切禱告，求主指示我是否要專職傳道。幾乎每天晚上都用較長時間禱告、奉獻；再禱告，再奉獻。

有一天晚上，我禱告很久，可能已到半夜。忽聞主清楚的說：“你肯完全為我嗎？”我當即說：“我願意，我願意。”當時整個房間充滿主同在的寧靜平穩。自己心裡也十分快樂、滿足、平安。我求主預備一切，同時使我願意放下學醫的心願。時在 1946 年上半年（具體日期記不清）。從那以後，我就決定進神學院，接受裝備，作主的傳道人。

四、神學造就

1946 年下半年上海江灣中華神學院復校召生了。由張牧師推薦，浸信會陳肯堂牧師具信擔保，我辦好進入神學院的手續。當我告知父母后，他們當然非常難過傷心。因我作為長子，卻從此不能奉養兩老。他們的希望沒有了，但對我也無可奈何，只是表示今後我的生活和讀神學的一切費用，完全不管，要由我自己負責。

奇妙信實的主，“他既放出自己的羊來，就在前頭走，羊也跟著他。”（約 10：4）。那位陳美珍醫師完全主動的對我說：“你讀神學的四年費用，我來負責。”

上海江灣神學院是在余慈度小姐創立的聖經學校的原址上發展起來的，是美籍猶太人畢路得院長一手建立的。我來到神學院的第一個印象是安靜。無論走到哪裡都非常安靜。我被安排在男生宿舍裡，二人一間。全體男生有

三十余人。福建，廣東，浙江等地來的都有。平時大家不多講話，即使有談論什麼，也都很輕聲。上下樓梯，個人靈修等都十分安靜。每天早禮拜時，男女生分二隊而進，也分坐兩排，上課也是這樣。很注重禱告。

我一到那裡，不僅十分歡喜，而且如魚得水，真是甘甜如蜜。上午上課，下午課不多，有許多時間可以禱告，與主交通。宿舍樓下會客室可以禱告，另外在教學大樓還有好幾間禱告室。蒙主特恩，在這個時期，我從禱告裡學習了許多功課。

因為我不會普通話，英文也不夠好，學校又特別為我請了一位從北京來的同學，每周二次或三次幫助、教導我。

當時的教師多是從內地會請來的宣教士，如楊教士、高教士、溫教士等。中國教師有楊紹唐牧師、賈玉銘牧師、焦維真女士、田雅各牧師等。有時也請國內著名的傳道人，如王明道先生、王峙牧師等來講道，領各種聚會。

我也非常喜歡參加學生聯禱團。他們每晚有 30 分鐘的禱告會，專為已畢業的各屆同學禱告。這些同學分布在全國各省內地，也有的在南洋各地。

在讀神學時，印象很深的是上《約伯記》課。那是一位英國女教師楊教士教授的。她中國話不是頂好，有時用英文講，有時用國語講，有時意思表達不出，同學聽得莫名其妙。看她的臉漲得通紅，還無法說出她的意思。同學們都為此默默禱告，但每個人心靈裡還是得到很多幫助的。她對《約伯記》的話語，有很好的領受。因她一生專門研究此書，也是專門教此課的，聖靈藉著她將此卷書賜給我們。

中華神學院是有學位制的，課程很緊。每年不放寒暑假，其間只休息數天，等于整年要上課。我也不能回家。我母親特來看我，看到我們伙食清苦，就帶來大瓶魚肝油等營養品。她埋怨地對我說：“你們這裡真像苦修寺廟，你的身體要當心，不要病下來。我看你們真像和尚、尼姑一樣，年紀輕輕，怎麼像老人一樣。”我當然以主的話安慰她。

陳美珍醫師總是按月匯來四塊銀元給我作伙食費。可是有一次她忘記了，我就不能繳費了。於是我就禁食禱告。副院長甘霖牧師，看到這個情況，特來找我談話。他勸我還是去吃飯，並替我繳上了伙食費。這使我體驗到神的信實。

神學院裡滿了主的愛，每次校友回來作見證，畢院長總是要說：“孩子，你為主辛苦了，快歇一歇”。她一面流淚，一面說這話，使校友們深得安慰和力量。我有一次因痔瘡嚴重，必須開刀。那位甘霖牧師把我抱著送到醫院病床上，使我深深感到主愛的偉大。這樣事例很多，不勝枚舉。榮耀歸主！

五、工場預備

1949年上海解放，西國傳教士都要去集中營。大家含淚告別，禱告時都哭了。當時我剛畢業，拿到學位上工場。本來我很想去內地會，接管中國西北各省的事工，因我們院訓是“基督居首，隨主帶領”。禱告多次後，決定接受院方的聘請，留校任教。

1950年學院結束後，我隨幾位老師到中國傳道人修養院任教。後來幾位老師有意思帶我到香港中華神學院(那時準備復校)任教。但主沒有帶領。我堅持留下，在傳道人修養院工作，幫助焦維真院長。該院有四部份事工：養老部、接待部、神學部、療養部。我主要是在神學部教授聖經，培養各地來讀神學的學生，也隨主帶領，安排他們去各地教會服事主。

六、主賜婚姻

1952年9月，主為我預備郭樹芳姐妹順服主旨，奉獻一生，作我終身同工，也是最好的同工。我們二人都不約而同的得到耶利米書 31：22 的話，“耶和華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護衛男子。”(此事在程師母見證《火焰中凱歌》一書中已有記載，這裡不再詳述。)

因此，我們倆在院內與焦源廉牧師和孫靈立姐妹這對新人同時結婚。誰知婚後焦、孫二人都病倒。這是主的隱藏，為要使他們以後出國服事主。

我在婚後，主即為我大開傳道的門，在靈糧堂、錫安堂、凱歌堂、迪化北路聚會所等教會接二連三的領培靈會、奮興會。主賜下屬靈的能力和恩賜，得到眾教會的好評和愛戴。於是，自己裡面不免沾沾自喜，驕傲起來。但主的靈用各種方法使我只有降卑下來。事實上我的主深知國內各種政治運動即將興起，教會的正常活動都將被禁止，上海教會也即將經歷嚴峻的試煉，就以自己的話預備上海教會接受挑戰。

七、經歷水火

1958年我們傳道人都被分配到不同的羊毛衫編織廠當學徒。每日三班制，被迫作從未學過的體力勞動。不少人因此病倒。我因發支氣管炎，經常咳血不止，祇得請假在家休養。在家中，我有些禱告事奉；間或也去附近的信徒家庭禮拜，講講神的話。誰知道這些事都被認為是在進行所謂“反革命活動”。當時“四清運動”剛開始，所以就名正言順地把我當作反革命犯抓進監獄了。

記得那是在1964年9月23日上午，程師母在工廠廠校上班。二個孩子，一個9歲，一個8歲，都在外面玩。突然，居民小組長和戶籍警來到我家裡，與我談話。不久又來了幾個便衣警察，向我出示逮捕證，將我用手銬銬住，並宣佈我被逮捕了。理由是我進行“反革命活動”，並向我出示搜查證，在我家中大肆翻箱倒櫃，搜查“罪證”。另有兩名警察押著我走到弄堂口。那裡早已停著一輛黑色汽車。他們押我上車，坐在我的左右。我坐中間，作為罪犯，被押赴上海市南市第一看守所。一到那裡，他們就把我推進一個囚室。裡面已經坐滿了十幾個犯人。

這些犯人勸我“既來之則安之”。他們也是這樣被抓來的。有的已關了幾個月，有的關了幾年。其中有一個已關了十二年了，還不能和家人見面，也不能由家人送物。到了下午，我就被提審。

在審判室裡由一個審判員提審。他說：“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我說：“我不知道。”他說：“這是專門關押華東區反革命罪犯的地方。”我默然。他又說：“你必須老實交代，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從今天起，你不能再叫你的名字，(給我一個號碼 1056)，不許對任何人說你的真實姓名，不然就不客氣。”

這是第一次提審。以後常在半夜，當我睡熟時，他們叫醒我，讓我出來提審去。問來問去，總是這幾個問題：與“帝國主義”有何勾結？如何收集情報？如何從事“反革命活動”等等。他們把一切宗教活動都看作“反革命活動”，也要你說出或寫出師生的姓名及他們的活動，特別是宣教士的姓名和活動。

我不肯說也不願說，因此總是被拍桌斥責，天天挨罵。他們搞得我精疲力盡，身體實在不行，我不得不要求把提審從夜間改到下午。後來，他們似乎就少在夜間提審了。

在第一看守所四年，雖然見不到家人，也聽不見他們的聲音，但我與主的交通、靈裡與主的來往仍是十分親密。雖然沒有聖經看，也不能看，但每天靠過去熟背的經文得到力量。更為奇妙的是，主的靈使我心裡充滿喜樂，不斷涌出甘美的詩歌。有時會情不自禁的唱出聲來。下午四時后，室內同囚可准許在室內走走圈子。當然不准彼此講話。囚室小窗口有獄警監視。

我常常低聲哼唱甘甜的詩歌。這全是主恩。有時也被獄警聽見，挨罵被訓，可是心中無限甘美。記得當時常常誦唱的一首詩《無終之歌》。每一節我都能背誦。歌詞謹記于下：

- 一、聽哪千萬聲音呼喊，神的羔羊當受贊：
 千萬聖徒同聲響應，高舉救主至尊名。
- 二、讚美羔羊和聲四起，天上眾軍都合一：
 萬口莫不向子承認，宇宙充滿救主頌！
- 三、這樣感激馨香虔焚，永向父的寶座騰：
 萬膝莫不向子屈曲，天上心意真一律！
- 四、父所有的一切經綸，表明子是一樣尊：

子所有的一切光輝，使父榮耀得發揮。

五、藉著聖靈無往不在，天使天軍數不來：

圍著羔羊滿被福佑，稱頌他作“主自有”

六、現在新造何等喜樂，安息、穩固並平和！

因著他的救恩受福，不再受縛不再苦。

七、聽哪，天上又發歌頌，讚美聲音又震動！

穹蒼之中滿了阿們！“阿們”因是同蒙恩。

後來因囚犯太多，囚室不夠用，我們被一批批送到上海思南路第二看守所。不久，又因同樣原故，當局把我們送進遠東第二大監獄 - 上海提藍橋監獄。監獄的囚室面積不到六平方，每室四人，吃睡都在裡面。睡覺時，四個人要像沙丁魚交錯而睡。有一個人還要在頭前放一個馬桶。不過這時家屬可以每月探監一次，時間是十分鐘。有獄警在旁監視。可以與家屬面談一些家庭情況，家人也可以送點日用品來。因為這時已被判刑八年。

開始探監時，有一、二次程師母沒有來。只見小兒子來，與我見面，送點日用品。那時他只有 12 歲。為了不讓我難過，他說：“媽媽因有事不能來”。可是幾個月程師母都沒有來。我有點懷疑了，就問孩子：“為什麼你媽媽沒有來？”。他就哭了，說：“媽媽她被隔離審查了，不能回家”。

後來才得知，程師母在她的廠裏被加上莫須有的“英國間諜”罪名，被“隔離審查”。他們兩兄弟只能自己照顧自己，有隔壁鄰舍一位老人幫助他們生活。四年以後，獄警通知每個囚犯，每人可以發一信給家屬，要他們買些郵票給你們，並且可以多送些衣物。大家知道這是要被押送到外地去勞動改造了。

那天程師母可以自己來了，也可稍微多談一些話。我就告訴她，看來快去外地了，以後見面的機會就很難了。

感謝主！儘管心裡悲痛，主的恩典使我滿有信心。“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是患難嗎？是困苦嗎？是逼迫嗎？是飢餓嗎？是赤身露體嗎？是危

險嗎？是刀劍嗎？如經上所記：我們為你的緣故終日被殺；人看我們如將宰的羊。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的。”（羅 8:35-39）

過了不久，突然收到通知，要被押送到外地去了。吃過早飯後，獄警打開牢門，叫大家出來排好隊。每人拿著自己的一個小包袱。不准講話，氣氛十分嚴肅。兩旁都有警察，押著我們走出上海提藍橋監獄大門，登上準備好的大囚車。坐在車內，每人的心情都十分沉重。

車一直開了十幾個小時，終於到了。下車一看，全是荒山野嶺，毫無人煙之處。這就是處於宣、郎、廣三個縣交界之地的安徽白茅嶺“勞改”農場。

到達後，我被帶往五隊。農場相對來說比坐牢自由些。每天去大田勞動，種水稻，赤腳下田，自己可到食堂買飯菜。幾個人一間的臥室，有簡陋的上下鋪睡了。當然出工收工有隊長監督管理。勞動的任務也有一定的規定。如果完不成，得加班加點。

我們這些人從未做過這樣緊張繁重的勞動，因此天天精疲力盡，疲備不堪。有時連飯也吃不下，但仍得勉強吃，不然更沒有力量了。感謝主，“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他是我的救主，我的磐石，我的依靠，我的避難所。我每天總是完成任務。特別在拔秧、插秧的日子，要保質保量完成，我的工作比不少人又快又好，還得到隊長的表揚。我知道全是信實的主賜我力量完成的。我默默頌揚主，歸榮于主。

有一次，晒谷場上有五萬斤稻谷，隊長命令我和另一個叫胡劉發的“改造人員”一起把這些稻谷裝進麻袋。當時已吃過晚飯了。我們倆就拼命的用鏟子把這些稻谷裝進麻袋，裝滿一袋又一袋。主真奇妙，我的兩臂不知哪裡

來的力量，不覺得酸、累。連著幾個小時，好幾十個麻袋的稻谷，全部裝滿。

胡劉發本是小學教師，年紀比我小很多。可是他到後來吃不消了，幾乎要倒下去。他看我那麼有勁，實在佩服。他對我說：“你所信的上帝，真是有力量的”。我曾向他短短講過幾句福音，勸他信主。後來他回到上海，就去教堂受洗，作基督徒了。“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我的父，我的主是應當稱頌的。

二年後，隊長算是照顧我，派我到蔬菜組勞動。那裏工作比較輕些。本隊每天吃的蔬菜：青菜、蘿蔔、番茄、筍子等等，都是由老弱病殘的人種的，不必赤腳下水田。組長對我較好，不要我挑重的擔子。可是每天勞動的時間，總得要十幾個小時，松土、施肥、除虫等。

在番茄、西瓜成熟時期，上面派我去值夜班。晚上睡在田旁的小草棚裡，時刻得起來用手電筒照，防止附近的人來偷。這差事算是特別照顧我這樣年老體弱者的，可責任很重。我預備了一只哨子，也養一只狗，幫助看守。每夜提心吊膽，不能安心休息；稍有風吹草動，必須立刻出去，到田間四圍走動。

不過在那時我可單獨仰望主，唱唱詩，背背聖經上的話，心裡比較快樂、得到安慰。也可時常禱告，為家人、教會代求。因為在宿舍裡，十幾個人一大間，不能有靈修生活。否則就會被人揭發，去報告隊長而受罰。

感謝主，他在患難之時為人的保障，並且認得那些投靠他的人。記得“四人幫”（注1）上台後，以極左路線統轄全中國，“勞改”農場也不例外。有一天“勞改”隊裡召開全體大會，把我們這些“反革命分子”，也就是在勞改隊裡的犯人，大概共有三十多人叫出來，宣佈重新“戴帽”。每一個被叫到名字的都垂頭喪氣，認為從此會更加苦了。

奇妙的主，他與我同在。我的心不但滿有平安，而且充滿上頭來的喜樂，幾乎要唱出歌來。同排坐著一位姓孫的隊員，他對我說：“你為什麼這樣高興？你要知道從此以後我們這些人更沒有希望了。”我不說什麼。果然回隊以後，他們把我們集中住在最簡陋的草房裡。我們也不能自己去食堂買飯菜。除了出去勞動，不能離開所住的房間，更不能有通信自由。本來每月有一次可寫信給家屬，交隊部檢查後，由他們寄出。家裡寄來的信，也是先經隊部拆開檢查後，才交給我們。有時他們認為不要給我們看，也就沒有了。現在重新給我們“戴帽”後，對我們更加嚴緊。寫出去的信，被限定不得超過多少字。外面寄來的信，大部份是收不到的。因他們看為不妥，就沒收了。

1977年的某一天，隊長交給我一封信，說：“你大兒子已在黑龍江建三江建設兵團因公死亡，你要安心改造。”我當即要求請幾天假去看看，他立刻拒絕說：“你不能去東北。人死了，去了也沒用。”我再三懇求他讓我回上海家中，看看家屬，給她些安慰。他還是不答應，只說：“我們部隊研究以後再說。”當時我真是心如刀割，痛苦難堪，也就是說心碎了。

大兒子是我最愛的兒子，長得高大聰明，也有孝心。去北大荒也是因我們成份不好，非去不可的，是不得已的。現在從此看不到了。我回到宿舍後大哭一場，誰能幫助呢？幾天後，我的請求終於被批准。他們交給我一張路條，可以回去探親一次，二周時間(包括來回路上四天)。還規定一到家，就得向當地派出所報到，並且不准隨意外出。

記得我買好汽車票，上車以後，一陣辛酸，淚如雨下。一是痛心失去大兒子，一是擔心程師母吃不消，神經受不了。我這樣回去奔喪，對主的旨意不知道，想著想著連戴在頭上的帽子丟了也不知道。一進家門，看到程師母已經從黑龍江料理完了喪事回來了。我們見面後除了哭泣還能說什麼呢？感謝主，儘管我們已落到深淵，不能自拔，靈裡發昏，看不到主，他仍在暗中扶持、保守，使我們沒有發瘋或神經錯亂。假期結束，我立即返回農場。

那時我們“勞改人員”，每天早上出工，夜晚收工，中飯由隊部派車送到工地。多少次因勞累過度，不想吃。更有多少次因天寒地凍，氣溫在零下7-8度，飯菜都冰冷，實在不能吃。可是那監工的隊長還是高聲命令：非吃不可。因此不少人胃部不適而生胃病。感謝主，我蒙主保守，沒有病。勞改時，因我本來體弱多病，所以時常痔瘡大出血，實在支持不下，醫務室開病假半天，也無藥可治。自己心裡總想累倒算了，從安徽去見主和從上海去見主，路是一樣近的。

但奇妙的主，信實的主，沒有忘記那些仰望他慈愛和憐憫的人。有一天，有一個從安徽郎溪縣來的人，我不認識他，他問我說：“你是否有同學在安徽郎溪？”我當時想不起來，只是搖搖頭。他就看著我問：“你是程嘉禾嗎？”我說：“是”，他就從懷裡拿出一瓶蜂蜜，並說這是汪自平叫我送來的。當時我好象在做夢，心想他怎麼知道我在這裡？頓時喜出望外，連連道謝。他當即留下那位同學的地址，並說你以後若能請假出來，可以到他家裡，他和他妻子都是郎溪縣的名醫。

啊！“神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于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林前 10：13）。

主的話完全應驗在我身上了。以後我每個月可以有一個禮拜天請假出去，上午去下午回。我就到那弟兄家享受主愛的溫暖，看看聖經，與他們談談，得到安慰。每次我去，他們總是準備了雞、鴨、火腿、魚、肉等，讓我飽餐一頓。還給我帶些回來，可以吃幾天。直到今天，我仍不能忘記神通過他們，向我所賜的恩惠。現在這位弟兄的妻子已經去世。他自己開了一個診所，專為貧苦人治病。

在那時另有一事深刻在我心裡，不能忘記的是一位在南京的同學范培基。他當時已是南京城教會的牧師。得知我在安徽白茅嶺農場，他特地從南京騎自行車，往返數百里來看我，給我安慰，幫助我，堅固我對主的信仰。可惜我平反回上海時，他已去世了。只能將來在天家向他致謝了。

1972年，八年刑期已滿，按例應可回家了。但部隊接到通知說：留場就業。身份變了，工作照常。每月有18元人民幣的工資。相對來說較有自由。因我身體不適應體力勞動，如種菜、養雞、看鴨子、養豬等，他們就調我到白茅嶺中學(幹部子弟學校)教書。

在中學教書，兩個人一間宿舍，課後可以走動走動了。有的幹部子弟比較用功求學，我就在星期日為他們補課。

感謝主，我開始教的是初二英語課，成績全校第一。後來隨班上去，教到高三。領導叫我陪學生去上海考外語學院。有好些學生高考被錄取，成了大學生。他們非常高興，也感激我。其中有一、二位，因我在給他們個別補課時，講過點福音故事給他們聽，因此信了主，也去教堂禮拜。每到聖誕節，還特地送花給我表示祝賀。

我真體會到，“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傳道。”，也體會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與我同室的一位老師也信了主。福音傳到哪裡，神的大能就到那裡，榮耀全歸于主！

回憶在被投入牢獄後，失去人身自由，備受屈辱。連自己的姓名也沒有了，只有一個番號：“1056”。見不到親人和弟兄姐妹，也看不到外面的天空，樹木、花草，連聖經也看不到。但主的靈與我同在，常有他的話臨到我，給我力量和安慰，如：“不要害怕，我與你同在。”“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語。”“我曾死過，現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遠遠。並且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沒有人能用智慧、聰明、謀略敵擋耶和華。”

更有喜樂油膏我，心裡充滿滋潤和甘甜，時時涌出美辭。當年保羅、西拉在腓立比監獄裡，半夜唱詩讚美神的經歷，也略有所經歷。我本不配，只有敬拜神。那時也想起蓋恩夫人的獄中之詩，如“萬古磐石”，“十字架的道路”等詩歌。這些詩歌陪伴我，扶持我，使我堅強地活了下來，並得勝了四周的黑暗。

記得有一次，當我在稻田施肥時，一腳跨空，從一米高的土埂上跌了下來，正好跌在水泥溝裡。更聽到“喀喳”一聲，左腳骨碰著了，疼痛得不能站起來。一個人過來把我扶起來。我當時不能走路，被抬到醫務室檢查。檢查發現，骨頭沒有跌斷，只是骨裂傷筋。幾天後又可一蹣一拐的走路了。約一周後，又能出工勞動了。主的深恩厚愛真是數算不盡。我只能向主感謝贊美。詩 116：12-13 說，“我拿甚麼報答耶和華向我所賜的一切厚恩。我要舉起救恩的杯，稱揚耶和華的名。”

八、苦盡甘來

1981 年，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推行“撥亂反正”的政策，糾正了大批“冤、假、錯”案。我也因此回到上海。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宣佈對我“平反”。“平反”通知書的最後二句話是：“查無實據，給予平反。”

從此我就成為上海市紡織機械廠退休工人，按月可領取 50 余元退休工資。但去報戶口時，派出所仍不批准。大概又過二年後，因上海市戶口普查，這時才得報上戶口。

主聽我禱告。這期間，我經人介紹去上海吳淞口外的長興島上的長興中學教英文。因主的特恩，我在那裡教課非常順利，也深得學生們的喜愛，並受到校長的重視和贊賞。當時只教一個班級，平時多有時間可以讀經靈修。主的厚愛使我在學校宿舍裡單獨與主親近。過去多年來，沒有辦法讀經。這個時候，主賜我能自由地讀經。心裡實在天天充滿喜樂。主更賜智慧，使我能幫助學生正確準備高考。

奇妙的主，使我班學生中有好幾位考上大學。特別是校長的女兒也考上了上海外國語學院。所以校長更尊敬我，對我更加客氣了，還加我工資。那時我每周能回上海的家一次，主日也能去禮拜。虹口區景靈堂的牧師和信徒都認識我，他們見到我都為我歡喜感謝神。有的老信徒在我沒有回滬前，常常為我流淚禱告。我深深體會到，主的愛真是何等長闊高深。

1986年華東神學院復校，需要教師。他們就邀請我去當教師。景靈堂也邀請我回教會去擔任牧師（我是在1951年由賈玉銘老牧師按立牧師的）。主的時候到了，我就辭去長興中學教職，回上海教會工作。

當時教會復堂不久，每次聚會總是人山人海，不僅每主日三堂禮拜都坐滿了人，連禱告會和查經會也有好幾百人。我算甚麼，主仍愛我，使用我，每次講道不僅信徒蒙恩，我自己也在主的話裡蒙恩。

“主的話大有能力，存到永遠，使人喜愛，賜人生命”。當時我們教牧人員每月只拿少數車馬費，主要還是靠各人的退休工資為生活費。但主是信實的，豐富的，使我們也進入他的豐富。

“神阿，你曾試驗我們，熬煉我們，如熬煉銀子一樣。你使我們進入網羅，把重擔放在我們的身上。你使人坐車軋我們的頭。我們經過水火。你卻使我們到豐富之地。”（詩篇66：10-12）這正是我們的經歷。贊美主！感謝主！

當時景靈堂有八位牧師，大家同心合意興旺福音。在冊受洗信徒約八千到一萬多人。我當時一面在神學院授課，一面在景靈堂工作。雖然很忙，也很累，但主加我力量。榮歸主名！

從1986年到1991年間，我兒子結婚、出國，我們夫婦後來的出國，全是在主手親自帶領下成全的，都充滿了主的恩典。

兒子的結婚 我兒子結婚的日期定在1987年2月12日。禮堂在上海景靈堂。證婚的牧師也請好了，婚筵也預定了，請帖也發出了。誰知11日晚上我們的一位好友急急忙忙來告訴我們：根據氣象預報，明天要有大風大雨。怎麼辦？我們聽了不知如何是好。人的盡頭是神的起頭。我們就跪下為次日的天氣禱告，求主管理風雨，賜下好天氣。真想不到第二天不但天氣晴朗，毫無風雨，並且還陽光普照，氣候溫和宜人（平時在上海2月的天氣是

很冷的)。你看我們的主是何等愛我們，我們只有感謝讚美！親友也都經歷了這樣的神跡。那位好友是不信主的，看見了這樣的神跡，也無話可說了。

兒子的出國 我們沒有親人在國外，我兒子要出國真比登天還難。可是我們的主是獨行奇事的耶和華。他感動一位主內的老姐妹，主動地願意提供經濟擔保。我兒子就去美領館簽證，結果因擔保金額太少，被退了回來。想不到那位老姐妹給我們建議，叫我們去找上海神學院的院長出封介紹信（當時我在該院任教）。程師母就去神學院找到院長，一開口說明來意，院長立刻答應，而且馬上寫了信給師母帶回（他以前從未寫過，以後也沒有再寫）。我們立即把信寄到深圳特區蛇口工業區我兒子那裡，他再去辦理簽證申請，結果就獲准來美求學。這使我們清楚看到：若不是耶和華幫助我們，誰能使這事成功呢？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

九、浙江傳道

1991年初，應浙江慈溪、寧波、鎮海、高橋等教會的邀請，我們去了這些地方連著開培靈會、奮興會。有的地方五天，有的三天。信徒們如飢如渴要聽主的話，主的福音，而且神跡奇事也隨著我們。

癌症病人得醫治 慈溪教會一位在自來水廠任會計的姐妹，才30多歲就患上癌症。無法醫治，走投無路，絕望痛苦。因一鄰居的好心，勸她來堂聽道。主的手抓住她，使她平安喜樂。接著也使她明白一點禱告的能力，為她的病禱告。神奇的大能力使她痊癒了，從此她不僅來禮拜，還參加唱詩班，從不缺席。因她的見證信而歸主的人就越發增多。禮拜堂雖然很大，可坐一千人，可是每次聚會還是不夠座位。因此連講台上也坐滿了人，只留下一個講台給傳道人宣講主的話。

靠神的大能企業轉虧為盈 後來我們去了高橋教會，其中有一位王弟兄是廠長，他向我們作見證。原來他任職的化工廠，已將倒閉，很多年來雖然

換了不少廠長，都無法挽救該廠，在沒有指望中，他被聘請去當廠長，如果再搞不好，就只得關廠算了。

他是一個信主的弟兄，到廠後，第一件事就是在辦公室裡向主跪禱說：“我是無能的，我想使這廠轉虧為盈；你是大能的主，求你顯出你的榮耀”。奇妙的主，應允他兒女的禱告，使該廠天天好轉起來，發出貨物沒有退回的，而且越銷越多、越大、越遠。

有一次有一批貨發到東北吉林某制藥廠，過一些日子後，電告王廠長說，他們要全部退貨，因不合用。他很納悶，希奇，就自己從浙江跑到吉林去看情況，要知道為什麼會不合用？到了吉林後，才知道那裡有幾個月不下雨，空氣十分乾燥，因此膠囊都裂開，廠裡無法使用，當然只能退貨。

王廠長看到這種情況，當然無話可說。他要求吉林廠再過幾天退貨，他就在接待他住的房間裡，流淚懇切的跪禱，求主使這批貨不要退，可以用。信實、奇妙的主應允了他的禱告，第二天就開始下雨，一連下大雨，半個多月不停，空氣潮濕得很，他廠的貨就完全可用，不必退了。

我們聽了王廠長的見證，也得到力量。確實我們在那裡講道，每次都有聖靈的同工、同在，我們和他們的靈裡都滿了甘甜和亮光，哈利路亞，榮耀歸主！

被背進來的人竟走著出去 在鎮海教會第二天聚會時，我開始講道，就見有一個男人背著另一個男人，走到離講台不遠處，把他放在椅子上聽道。等到聚會結束前，大家一起禱告，最後我在臺上作結束禱告後祝福。這位被人背進來的弟兄，不要人背了，由那人攙著他的手，慢慢走出去了。這是我親眼目睹的活見證。因著福音，主的手顯出奇事，救恩臨到那些需要的人，贊美主！

山坡險道有神的大能保守平安 1991年2月浙江寧波各地工作結束
候，又被邀赴浙江青田教會培訓。講道半個月，有錢弟兄夫婦與我們同去同
工。他們會領詩彈琴，和我們配搭得很好。

青田是一個山連山的縣城，培訓人員都是從各山區教會挑選出來的教
會骨干，約有五百余人，由城區教會接待他們全部食宿，有的住在教堂裡，
有的分散住在弟兄姐妹家裡，每天上三次課，上午、下午、晚上。

有時我太累了，就由錢弟兄和程師母代替。我當時和他們查考約翰書
信，他們都認真學習。這期間有一個主日，我被請到他們四個山區之一的名
叫方山的地方去講道。弟兄姐妹告訴我，方山因地處在高山叢林裡，即使在
文化大革命，全國教會都停止聚會時，這裡仍然禮拜讚美不停。

禮拜堂是在一座山上，面積不大，可坐三、四百人。我滿心歡喜與他們
一同敬拜信實的主。憐憫慈愛的主，在這樣偏僻的山區，不忘記救贖他自己
的兒女。使我深有感觸的是那裡車子真是難開。在那次來回的路上，我們所
坐的車上上下下，彎來彎去。開得稍一不慎，車就會滑下去，跌得粉身碎
骨。賜平安的主與我們同在，終於使我們完成了他的使命。

青田教會的卓超凡牧師曾在我們上海傳道人修養院進修過二年。他向我
們作見證，在文化大革命時，他因受壓太重，就想一死了之，就到一處僻靜
的地方，預備上吊自殺，正在他掛好繩圈，準備上吊時，他清楚聽見一個聲
音對他說：“你不能死，我還要用你”。使他把掛好的繩子，小凳子都撤
去，重新忍受試煉，等候主的憐憫。想不到主確實為他開門，使教會又能陸
續開門傳道了，他就成為全縣二萬多信徒的唯一牧師了。

在青田，我還聽到一位金老弟兄的見證。他信主後，非常熱心虔誠愛
主，但因沒有文化，不能在教會裡有多的事奉。可是他對福音負擔很重，於
是他就經常翻山越嶺，到各山間鄉村，一村一村去喊：“天國近了，快信耶
穌！”

不少人因此被吸引，他不會講道，只對那些人說，你們到我們福音堂聽牧師講。青田教會多少個山頭都有過他的足跡。他的三個兒子後來都奉獻為主傳道，也跑遍全國許多省市，榮歸主名！

還有一件事我不能忘記，就是青田教會中有很多青年，他們成立了詩班，不但用口讚美，還有幾十位能拉小提琴，每次主日聚會時，這些小青年穿了一樣的衣服，用小提琴演奏讚美詩。在當時這偏僻的山城教會裡，實在難得。

更使我們深深感動的是：當我們要離開他們回到上海時，幾乎所有的人都流著淚，對我們依依不捨地說：“明年再來！”

誰也不知道我們就此離開他們，來到了美國。十七年了，從未回去看望他們。主阿，你自己看顧這些可愛的羊群罷！

1991年1月初主帶領我到浙江省的慈溪、寧波、高橋、鎮海、青田等地領培靈會、培訓班、義工訓練等，歷時一個半月。主的恩手托住了我，使我連續講道120多個小時，沒有病倒，也沒有失聲。真是連我自己也不敢相信的。榮耀歸主！

十、出國過程

1、申請護照

從1986年到1991年間，雖然上海各堂禮拜還是那麼擁擠，人數也很多很多，可是屬靈的講道、查經等活動，已日漸受到限制、責難和壓力了。特別像我這樣的刑釋人員，更是困難重重了。因此程師母首先決定去國外探親，看看兒子。先叫兒子來信邀請，再填表格申請護照，當然也不斷為此多多禱告。

1991年2月23日我們從浙江傳道回到上海，看見我們兒子程星從美國夏威夷來的信，打開一看，信中附有一封邀請信。他叫我們去申請護照，程師母非常歡喜。但我並不喜歡出國，也不贊成她去申請護照。因我想當前主在國內為我大開傳道的門，有許多人渴慕主道，我怎麼捨得放下這些羊群。即以“美國不是天國”表示決心。但程師母信心堅定，示我以《申命記》33：23主賜給她的應許：“你足沾恩惠，滿得耶和華的福，可以得西方和南方為業。”

我們就遵從主的話于3月1日下午去上海公安局出入境管理處領了表格。這是神改變我頑梗愚昧的心，並於下午一起去拍照片。因上面規定必須在3月5日前把表格交上去，所以我們抓緊時間把表格填好。程師母去交時看見很多人排隊，站了一小時四十分鐘，終於把兩份表格交上去了。

有朋友告訴我們，有的人排了半天隊，還輪不到，就得第二天再去。而我們卻非常順利，只有滿心感謝神。幾天後接到通知要去面談（3月18日），有位劉同志要求我們取得程星在國內的戶籍證明，才可以給我們辦理出國手續。

程星是在85年2月從上海遷戶口到蛇口工業區的，也是從那裡去美留學的，因此就必須從蛇口工業區的派出所出具他去美的證明。當時程師母回來後立刻寫信給蛇口工業區四海派出所，連續寫了二封信，都無回音，真如石沉大海，我就建議還是寫信給程星在當地的一位好友施弟兄幫助辦理。可是又不知施弟兄的地址。於是就寫信給施弟兄在上海的父親詢問，想不到施父接到信後立刻回電說，施正在上海，次日即要回蛇口。我告訴他要程星在四海派出所的戶籍證明，他立刻答應了。

啊！神的時候何等準確，如果我們遲一天去信，施弟兄就離開上海了，又得麻煩。感謝主，一切全是他的恩典。關於星兒戶籍證明的獲得，我們二人護照的送到，程星的經濟擔保，簽證的成功，經濟上的預備（包括機票）等請參閱程師母見證《火焰中凱歌》第77-81頁和83-86頁。這裡就不重復了。

信實的主為我們行了大事。雖然開始是先批准一個，過三天再批准第二個，我們倆終於都領到了出國護照，這是第一步。接下來就要去美領館簽證和買飛機票。我們的神真是獨行奇事的耶和華。

2 . 申請赴美簽證

先說到美領館簽證的事--我們 6 點多鐘就到達美領館門口，自以為很早了，誰知那裡已有很多人在排隊了，我們只得順序排隊等候。心想這麼多人排隊，不知今天能不能輪到我們。因為領事館從上午 8 點 30 分開始工作到上午 11 點就要關大門，許多去過的人常為簽證需跑幾次才輪到。

正擔心著，只聽見有人叫程牧師，我們定睛一看，原來是陳弟兄的新媳婦，她也來簽證。她在一個多月前剛結婚，還是我給她証婚的，所以她認識我們。想不到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詳情見後面經濟上的預備)。

我們等到 11 點快到時，使館的門衛叫我們的名字，我們終於得以進入大門，到了接待室。負責接待的人有二個，一個人被戲稱為“大黃毛”，另一個就是“小黃毛”。在排隊時人家告訴我們，那個“大黃毛”難弄；不容易批准，那個“小黃毛”比較容易批准。在裡面，我們一面排著隊，一面懇切禱告。結果排在我們前面的一個人輪到“大黃毛”接待，我們想我們一定輪到“小黃毛”，心中正暗暗歡喜。誰知就在我們走到前面去會見時，他們兩個人互換了一個位置，那麼就變成“大黃毛”接待我們了。我們的心都沉下去了。只得硬著頭皮上前去。

他問了我們幾個問題。我們一一回答後，他對我們說：你們下午三點再來，就把我們三人(包括 19 個月大的孫子程亮)的護照和申請表放在一起，留在他那裡。我們心裡滿心感謝主，因為這樣就是批准了。

陳弟兄的媳婦後來也批准了，她是去美國會見新婚的丈夫。在領事館外面我們遇見她，大家一同感謝主。真是他的作為大哉，奇哉！他的道途義哉，誠哉！誰敢不敬畏他，不將榮耀歸與他的名呢！

3. 經濟上的預備

簽證成功後，就應該定機票。我們先到上海民航售票處去問訊，回答說到東京的票有，可是從東京到夏威夷的票卻沒有。後來程師母只得去托人，才算買到票，但票價要以美金現鈔結算，共 1,550 元美金。(2 張全票，一張十分之一票為小孫子)。我們那裡有美鈔去買票呢？

但奇妙的主又為我們行了奇事。原來那天簽證時我們遇到的新娘，她回去跟她公公即陳弟兄說我們簽證成功的事，陳弟兄知道我們一向是過信心生活的，哪裡有錢買機票呢？所以就為我們的機票款作半夜求餅的人，他寫信給我說，他奉獻美金 500 元。廣州一位王弟兄(是陳寫信告訴王弟兄我們去美的事，否則王弟兄根本不知道)，願奉獻美金 1,000 元。只是美金不能匯寄，怎麼辦？想不到 9 月 13 日這位陳弟兄夫婦特地從外地到上海，一方面送媳婦去美，一方面把美金 1,500 元送到我們家。

啊！這一切是誰作的？如果我們簽證時不碰到他媳婦，陳弟兄根本不會知道我們去美的事，因當時有關我們出國探親的事，很保密，不想讓人知道。寫到這裡，我們只有高唱哈利路亞，願榮耀、頌贊都歸給神！1991 年 9 月 16 日我們拿到了 9 月 19 日的機票，神的預備真是奇妙！

4. 登機前的小考驗

在我們上機前幾天，一切都已準備好時，我的痛瘋病發作，行動十分困難。到起飛的那一天，還是不能多動。不得已，只得一面仰望主，一面忍痛，憑信心，按時動身。當我們的飛機抵達夏威夷時，我的痛瘋也痊癒了。你說奇妙不奇妙？也真看見神的大能。我們只有低頭敬拜那獨行奇事的耶和華。

5. 登機後的小插曲

為了儘量低調出國，只有程師母的一位侄女和先鋒的好友小馬送我們上飛機。他們都是第一次送出國的人，沒有經驗，忙亂中在登機口處掉了一張小孩的票。我們按位坐定才發現，立刻通知空姐，請她幫忙尋找。她找了一下沒有找到，就立刻通知登機口，總算找到了，就送上來。我們只能說：“阿爸父啊！你真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你的看顧多麼周全，多麼奇妙啊！”

十一、來到美國

1. 初步安頓

感謝主，1991年9月19日，我和程師母帶著孫子程亮，終於抵達美國夏威夷。我們到達后，就先到周聯夫牧師事奉的教會——“神的教會”的住宅裡住下來。因為兒子打工，租不起房子給我們住。

蒙周牧師夫婦的愛心接待，給我們一個房間，可是沒有床、椅等傢具。我們祖孫三人天天睡在一個薄薄的墊子上過夜，那時孫子只有19個月。以前都是他外公外婆帶的，到我們動身那天他們才把他抱來，因為他不認識我們，所以一路上就是大哭大叫。等到從東京轉機，上了去夏威夷的飛機，他哭不動了，就睡著了。一直睡到飛機抵達目的地，我們抱他下機。他又不認識他父母。當時他們在打工，沒有租房子，所以孫子就由我們領，與我們同住。程師母當時已經65歲，還要領孫子，真是很辛苦。幸他後來慢慢習慣，不常啼哭，否則要影響周牧師師母的作息。

2. 工作的開始

在周牧師的教會，我先領禮拜，上午講一場。因人數太少，只有十幾個人，和上海教會幾千人做禮拜真是不能比，但是既然上了講臺，就講主的話，由周牧師翻譯成英文，因該教會是英文教會。

後來由史師母介紹，去京街夏威夷第一華人基督教會中文堂主日禮拜講道，那裡聚會人數略多。第一次約 20 多人，就用普通話講，但需翻譯成廣東話。以前這裡的牧師是廣東人，一年前已離開了，我去正好補缺。但因我沒有具備他們聘牧的條件，所以沒有馬上被聘請為他們的牧師。

夏威夷第一華人基督教會是夏威夷最早最老的一間華人教會，有一百多年歷史。絕大多數信徒是當年從廣東台山、中山一帶來的華僑苦工。他們忠于自己的信仰，為了要建造自己的禮拜堂，晝夜 24 小時輪流不斷的禱告，才在這裡買下了一塊一塊的土地，建造起一座中西合璧的教堂。其中有華僑移民的血淚史，也有教會建立的辛酸史。

聚會開始是用粵語的，後來漸漸用英語了。因移民來的老一輩都已歸天，第二、三、四代的子孫都不會華語、華文了。據說最多時，主日禮拜有八百多人。我們來的時候，只看到五百多人禮拜了。

後來有些愛主的人認為不能忘記自己國家的語言文字，所以設立了中文堂。中文堂在教會的主日學教室裡禮拜，再聘請一位牧師用華語講道，牧養講華語的信徒。

後來那位牧師離職去了，因此執事會決定要請一位牧師。受聘牧師必須具有下列條件：(1) 能講中、英二種語言；(2) 有博士學歷；(3) 年齡在五十歲左右；(4) 能自己開車；(5) 最好能講廣東話。這五個條件，我一條也沒有。

我來美時已 69 歲。英語雖然會一點，但不精通。對粵語更是莫名其妙。又不會開車，又不是博士。同時我來美是探親，沒有合法身份，連講道都不可以。

感謝主，他要行事，誰能攔阻呢？我剛到這裡時，講道總要請人用廣東話翻譯。幾年後，中國大陸來的人越來越多，教會執事會就決定買了譯意

風，供老廣東使用。這樣一來，我講道時不必有人站在我旁邊翻譯了，我可以釋放自由地講了。那位翻譯員只要在二樓翻譯，戴耳機的人都可以聽到，這是一大革新。

3、身份的改變

教會經過大大小小的多次會議，終於同意幫助我們向移民局申請綠卡。首先是由執事王弟兄陪同我們去看一位移民律師馬律師。約談一次，需付美金 150 元，費用由教會支付。馬律師要我們辦好五個文件：出生公證、結婚證書、牧師證明(即來美前在中國做過 2 年牧師)、體檢合格證明以及教會申請書。這五個文件，除了出生公證需要請國內的親友代辦外，其他的四個文件，都可以在本地辦的。

(1) 結婚證書--我們出國時帶了出來。所以只需請人譯成英文，並公證一下就可以了。

(2) 牧師證明--本地的周牧師，以前他在上海時，與我同在華東神學院任教。當時我又是上海景靈堂的牧師，所以由他用英文寫張證明就可以了。

(3) 體檢證明--我們即去移民局指定的醫師處體檢，沒有什麼傳染病，付上費用就拿到了。

(4) 教會申請--王弟兄即向教會提出一份申請，附上我的簡歷，由執事會主席簽字就可以了。

(5) 出生公證--只有出生公證最難辦，因要到上海去辦。我們就請上海一位摯友代辦。他要去跑好幾個單位，找領導。由于我們從前的表格上，有時填的是農曆的生日，有時又被改成陽曆的生日。所以使他跑了好幾次，一再核實，才取得統一，才到公證處去申請公證。這位摯友是我們大兒子逝世前的要好同學。大兒子逝世後，他常來探望我們，安慰我們。他辦事有才能，也負責任，所以為我們辦成了這件事。除了感謝他外，我們更要感謝主自己的安排和預備。

3月2日和3月15日教會為我們申請身份，連續給加州移民局發出二封信，到4月9日即收到加州移民局復信，批准了。並通知我們在4月28日上午8時15分到本地移民局面談。

當時移民官只問了我們幾個問題，很簡單。我們一一如實回答，就立刻通過了。同時又批准了我的工作申請，當時就拿到了工作卡，即日生效，又去申請社會安全卡，我的申請立刻批准了。而程師母的卻要等領到綠卡後再申請。啊！跑了多少次移民局、社安局等等單位。终于在5月3日(主日)，教會執事會主席對我祝賀說，從5月開始我被教會正式聘用，成為第一華人基督教會中文堂的牧師。同時，由當時的負責弟兄向會眾宣布：“從今天起程牧師已是中文堂的牧師了。”

在這段等待的時間，神要我們學習忍耐、謙卑、等候的功課。信實慈愛的主是我們永遠當讚美敬拜的。以後每主日就可以傳講主的話了。從此聚會人數也漸漸增多了，感謝主！

十二、牧會十年

中文堂的發展 中文堂主日聚會的地點原本是在主日學教室，人數只有十多個到二十多個。1991年我第一次來此講道，很不習慣。因為在上海景靈堂時，每主日三次禮拜，每次總在一千人以上。相比之下，頗為感嘆。但想到這是主的帶領，也是他的託付，就勉勵自己，盡力而為。慢慢的，主日聚會的人數多起來了，從20多人逐漸增加，到50多人了。

主日學教室坐不下了，就搬到體育館的籃球場裡做禮拜。但每次要搬動椅子，佈置講臺等。感謝主預備一位愛主的姐妹每主日一早就來，佈置講臺，幫工友搬椅子擺成一排一排。後來由于神的祝福，禮拜人數也由50多人增加到100多人，我們中文堂就由體育館的籃球場搬到大堂做禮拜了，禮拜時間和英文堂錯開，我們是上午9點到10點，他們是10點半到11點半。

我從 5 月開始受聘後，到 6 月 9 日就開始了周四查經班(上午 9 點半到 11 點)，以後又開始了周二禱告會(下午 2 點到 4 點)。禱告會始終有 10 人左右參加，是全時間跪禱的。培養信徒跪禱的習慣。因我們來美後，看到信徒從來不跪禱，似乎和主特別親熱，不必跪禱，與我們大陸信徒完全不同。

當然也有人來了一、二次就不來了。但不管怎樣，我們深深體會到周二禱告會的力量，很有功效。榮歸主名！至于周四查經班，開始時只有 8 人，後來逐漸增加到 20 多人，30 多人。這十七年來從不間斷。(從我退休後，由繼任的牧師接班查經) 有個姐妹從開始到現在，只有一次因重感冒和一次因丈夫去世才缺席。主的話吸引人，主的話大有能力。

教會需要司琴。主為我們預備了一位弟兄，上完夜班後，堅持來教會司琴。後來他到別的州去工作了，神又為我們預備了一位姐妹。她家住得很遠，每周四要乘公車一個多小時來教會司琴。他們都是義務的。這全是主自己的預備。我們只能俯伏敬拜他。

張學良夫婦加入教會 1994 年張學良夫婦來夏威夷後，就認定我們教會中文堂做禮拜，並且在 1995 年加入我們教會做會員。從此，除了生病外，他們每主日從不間斷來做禮拜。儘管他們都坐輪椅，卻從不遲到早退。他們在言談中，常常感謝主恩浩大，應該為福音而活。在台灣時，他們不能自由為主作見證。到了美國，就出版了《毅荻見證集》，《好消息》、《真自由》、《新生命》和《大使命》四本小冊子，免費贈予需要的人以及海外華人教會、團體和大陸各地教會，以期多人接受福音。每年也有一次(5 月 28 日或 6 月 1 日) 舉行生日感恩會，海峽兩岸的領導人或派代表來參加，或送禮物以表祝賀。這些感恩會多是在教會舉行，同時他們對教會也有感恩奉獻。

還有一點我想說一下，就是我在夏威夷華人第一教會牧會的這十年半中，由于我堅持真理、傳講神的話，有時也會遭到個別人的反對。但神還是托住我，使我靠主得勝，能夠繼續在教會牧會，直到退休。

十三、快樂假期

1998年8、9月間奇妙的主感動一位加拿大愛主的姐妹，邀請我們去溫哥華她家小住(每年教會給我們教牧人員一個月的假期)，我們就去了維多利亞公園。那裡真是花山花海。我們在那裡盡情游覽，置身花叢之中。這是我們一生從未經歷過的。那位姐妹以接待神僕人的規格款待我們，還特別買了飛機票陪我們游覽了加拿大東部的十大城市及風景區，如尼古拉瀑布。在游瀑布時，我們買了船票，就有一件極薄的雨衣發給我們，於是我們排隊上船，船上共有約200名遊客。我們站在船上，當船慢慢通過瀑布時，雖然水如雨下，可是那種享受真是與眾不同，人人興高彩烈。後來我們又遊了千島湖。也是坐在船上，我們隨著遊船，一一經過各個島。有的島上我們去游玩，有的島我們沒有上去，只是聽導游解釋。

十四、退休前後

1. 退休的必要

2001年2月4日主日講道後，我在教會院子與幾位弟兄姐妹拍照。突覺走路不穩，身子傾斜，將要倒地。幸在我後面有一位白人牧師(他是我們英文堂的牧師)，他身材高大。看到我將要倒下去，就跨步上前，把我抱住。一位姐妹立刻拿把椅子讓我坐下。我也抱著旁邊一棵樹。立即有弟兄開車來，扶我上車，去隔壁醫院急診。檢查發現血壓較高，醫囑先行休息，不住病房。在急診室觀察幾小時，服點降壓藥。到下午5時左右，血壓已穩定，平安回家。以後有一段時間服藥，不能講道。這期間也有一次因血壓太高，就正式住院。住了幾天，才平安回家休養。期間教會執事委員會主席劉錦堂先生幾次來院、來家安慰，叫我安心休養，使我深得慰藉，體會主愛。

2002年我考慮到教會事工的需要，且自己已屆80高齡，決定退休。請教會另聘年輕傳道人接替工作，發展福音事工。經過教會弟兄姐妹的恆切禱告，神預備了林頌恩牧師來我教會工作。他信仰純正，人品端正，有十幾

年的牧會經驗。精通國語、粵語、英語等多種語言，年齡只 47 歲，又能開車訪問，令我十分放心，就把工作全交托與他。這全是主的恩典，實在感謝主。

2002 年 9 月 22 日，教會為我舉行了隆重的感恩生日退休會(因我屆時剛巧是 80 大壽)，中文堂、英文堂的弟兄姐妹對我們都有餽贈奉獻，深感不配。幾百人共聚一堂，由教會準備午餐，大家歡喜快樂。深感為主付出的勞苦在主裡面決不徒然。榮耀全歸我主。

2. 退休前後的事工

1) 赴大陸傳道 從 2000 年到 2007 年間，主帶領我們赴中國大陸訪問教會五次，在浙江上海各地及安徽黃山等地，主開傳道之門，有培靈會、培訓班、主日講道等多次機會傳揚福音，宣告主的話語，身心都得益處。每次三個月左右，看到大陸教會如此渴慕主的聖言，自己也深得激勵，常以徒 20：19，24 自勉：“服事主凡事謙卑，眼中流淚，又因猶太人的謀害，經歷試煉。”

“我卻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證明神恩惠的福音。”

2) 文字工作

這期間我把在美國近幾年來的“查經摘要”印成冊子，分送需要的人和教會，如《以賽亞書講義》、《馬太福音講義》，《約翰福音大綱》，《約翰書信講義》，《羅馬書十八講》，《希伯來書講義》，《羅馬書講義》等。同時也把過去在上海時(1986 年-1991 年)的主日講道和來美後最初幾年的主日講道，整理印制了《講道集第一集》(2003 年 6 月)、《講道集第二集》(2006 年 5 月)、《主日信息摘要(上)》、《主日信息摘要(下)》。另外，還把屬靈長者所著《主耶穌為屬自己的人禱告》復印近千

冊。2007年1月，我的講道集第一集，書名《天開了！》，非常奇妙地由中國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新華書店向社會發售。

所有這些在文字上的工作成果，全是主的大恩。這些文字工作，包括整理稿件、籌集資金、印刷發行都是我師母、幾個愛主肢體的幫助下完成的。榮耀全歸父神！

3) 去香港等地授課、領培靈會 2004年3月及2005年3月，主的手開路，賜我兩次機會去香港中華神學院任教。在此期間，我還獲邀到香港純恩堂領培靈會、講座等，傳揚主言。2004年5月，我又應聘到西雅圖恩惠堂教授聖經。

由于神奇妙的帶領，大約在1998年我曾經有機會到韓國漢城神學院授課，後來還到加拿大溫哥華、渥太華等地講道、領培靈會，到美國本土紐約、舊金山、維及尼亞等地的教會講道。每次外出佈道、授課，都有主的同在、主的同行和主的同工。所到之處，主的話廣受愛慕。我真是滿心歡喜、不得不由衷歡呼：耶和華為我們行了大事！

十五、總結感言

我算什麼，竟被主如此厚愛？追念主恩，祂所行的實在述說不盡。這些年來，不僅我本人蒙恩無數，程師母、我的兒子、媳婦及孫子，我們全家都沉浸在主的宏恩中。

“我拿什麼報答耶和華向我所賜的一切厚恩，我要舉起救恩的杯，稱揚耶和華的名。我要在祂的眾民面前向耶和華還我的願。”（詩篇116：12-14）

我要以感謝為祭獻給神，永遠高舉主的名！阿們！

（2009年3月15日完稿與美國夏威夷）